



寒冬里，那一抹暖阳

□ 陆继成

送走来咨询相关法律的母女，刚想坐下喝一口水，又听到了敲门声。声音很轻，但在午后的办公室，却特别响亮。打开门，一对老夫妇颤颤巍巍地走进来，还未站稳，我的两只手就被他们一人一只握住了……

安顿好老两口坐下，递上热茶，我们的第三次“会晤”又拉开了序幕。我想起了前两次我们见面的情景。

半个月前，中队侦办一起容留他人吸毒案件，当场抓获一名女性吸毒人员王芳(化名)。根据工作要求，我跟小刘要去王芳的家庭走访了解具体情况。社区周大姐带我们走进王芳家的时候，接待我们的就是这对老夫妇。周大姐介绍过这一家人的情况：典型的三代同堂，五口之家。虽不富裕，也静好安稳。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还未等我们说明来意，老先生就皱起了眉头，老太太也是一脸疑惑，“我们儿媳可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们搞错了！”“不可能，王芳平日都正常上下班，哪有时间去跟别人胡咧咧？”接下来的情况跟影视剧无异，老两口穿上衣服就要去看守所要人。

第二次见面的地点是在看守所会见室，那也是寒冷的日子。那是老两口去看守所“要人”无果后的第五天吧，由于疫情原因，他们没有亲眼见到王芳，但是民警向他们提供了情况属实的证据。这下，一向刚烈的老人又难以面对这样的事实，当场坚决要求儿子跟王芳离婚，且老两口的意见相当一致。面对这样的状况，看守所联系了我们的，我跟小刘又赶到了看守所。

王芳的管教民警一直向老两口介绍王芳的表现，听到平常还算听话的儿媳现在整日以泪洗面，备受后悔与愧疚的煎熬，特别是看守所民警拿出了王芳亲手写下的《珍惜现有生活，绝不复吸犯罪》承诺书，老两口的脸色不再是铁青色，“恨铁不成钢”的凌厉眼神也有所缓解，我借机说：“老人家，家人的理解也是她迷途知返的动力，看在跟儿媳一起生活十几年的份上，看在孙女不能没有妈妈陪伴的份上，您二位再回家考虑考虑，咱们有机会再碰头，怎么样？”老先生没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……

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周。身为小城禁毒警察，别人会认为我们的工作很轻松，其中滋味，我们自己是知晓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仅要与贩毒吸毒人员面对面交锋，还要做好他们家人的思想工作，为他们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，我们的神经，每天都是紧绷着的。但中队的每个人时刻都牢记“挽救一个吸毒人员，就是挽救一个家庭”的道理。王芳的案件，我们是记得的，我们已经计划在本周末再去他家走访一次。

这次老两口是前来坚持要儿子和王芳离婚，还是跟我们继续“要人”呢？我带着一丝疑虑，又给他们斟满了水。

“谢谢你啊，警察同志！”老先生把水杯放在桌上，又一次抓住了我的手，“为了我这不争气的儿媳，你们真是费心了！小刘警官连续3个晚上到我家讲政策法规，讲家人的责任，我这老脑筋也转过弯来了。我们决定配合你们和看守所的工作，给王芳一个洗心革面的机会，你说谁想让自己的孙女没有妈妈啊！”一旁的老太太也放下了水杯，从一个布袋里取出了一面锦旗，展开红色的锦旗，两行烫金大字特别醒目：“真情帮扶挽救吸毒人员警民同心共圆幸福梦想”。

锦旗静静地铺展在办公桌上，这一次，我竟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，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眼眶可能也有些湿润了，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北方的冬季是那么冷，可天边那一抹暖阳依旧是火热的，它静静地照着大地，照进办公室，也照进了我的心里……

(作者单位：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)



向老今年不来立案了

□ 黄志佳

往年，元旦后一上班，向老准定要来法院立案，申请执行上一年的赡养费。2017年以来，年年如此。今年到了1月6日，他还没有来。我正在纳闷的时候，向老打来电话说今年不来立案了——他的儿子小成元旦之前已经支付了2021年的赡养费。向老乐不可支，收款后一直在兴奋，今天才突然想起来要给我打电话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

失和多年的一对父子关系终有好转，作为案件承办人的我，当然别提有多高兴啦。

向老与其儿子小成因琐事失和后，小成外出打工，多年不回家。2015年，年逾七旬的向老一纸诉状告上法庭，要求小成支付赡养费。法庭在综合双方生活需要经济来源家庭负担等因素后，于2016年3月判决，同年6月开始，小成每月支付向老赡养费100元。双方都没有上诉。2017年元旦后，一上班，向老就申请执行。

赡养案件，除非当事人之间关系改善，年年都要申请执行，这对申请人、对法院，都将是长

期的负担。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办理这样的案件，绝不能就案办案。我力争通过沟通解开他们父子之间的心结。

接手案件后，我冻结了小成的账户，以为他知道冻结后会和我联系的。他联系我，我就给他做工作。但出乎意料，冻结了半个月，小成也没有和我联系。我带上书记员，前往其所在偏远山村，往返几次，都没有遇到人，甚至连他的电话号码都没有问到。不得已，我在请他亲属帮忙做工作的同时，公告送达裁定后划拨了存款。

此后，每年元旦后一上班，向老准定要来法院立案，申请执行上一年的赡养费。我总是冻结存款后找小成，寻找无果后划拨。

小成虽然没有和我们联系，但他也不抗拒执行，每次立案后查询，他账上都有钱，支付赡养费绰绰有余，他从来没有转移过存款，结案从来都不是问题。

立案——查询——冻结——线下找小成——请人帮忙做工作——划拨存款结案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21年1月。

2021年1月，再次划拨之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接

手，母亲爱抚的手指，就像灶火一窜一窜地从灶膛旋出，不一会儿小手、耳朵、脸都开始暖洋洋，心头甜滋滋。我又蹦跳着跑出去，在外面继续我的游戏。

夏夜的夜晚，母亲会给我猜谜。她和我拍着手，左手拍右手，右手拍左手。麻屋子，红帐子，里面睡了一个白胖子，还没说完，我就抢着说，花生，过年吃的花生，红口袋，绿口袋，有人害怕有人爱，知道不知道，就在咱家的院子里？那是辣椒。五个兄弟，住在一起，名字不同，高矮不齐。我们正在拍什么呀？手啊，伸出手来，哈哈，手指。

孩子小，难免头疼脑热的。坐在炕上，母亲把我抱在怀里，慢慢晃悠着。就像坐在小船上，小船停靠在港湾里。有浪来，也只是轻轻摇动，不用担心船会飘走。我在母亲的儿歌里，有温度的怀里，心跳声中，慢慢睡去，不再哭闹。

母亲手巧，全村都知道。针线活儿做得好，周围的人都很羡慕，做的衣服不仅合身，而且好看，针脚密实，均匀，褶皱匀称。好看，就有了美

到了小成的电话。他说，他不明白法院为什么在能够直接划拨存款的情况下，还要不厌其烦地去找他。我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和他进行了数十分钟的电话长谈，彼此开诚布公，印象都不错。

此后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们都要相互联系一下，当然，没有必要每次都谈论案件，有时只是问候一下，打个招呼。双方的理解与信任与日俱增之后，我自然而然把话题往案件上引。

小成并不是固执己见不近人情的人，只不过我没想到他变化得这么快，没等法院通知就支付了2021年的赡养费。

向老今年不来立案了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想抽出时间与他们父子沟通。“一个巴掌拍不响”，用这句话形容向老与小成失和的原因再贴切不过，双方都有需要进一步自我检讨的地方。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，对向老这对父子来说，主动支付一笔赡养费，与完全解开心结之间，很可能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。

(作者单位：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) 漫画/高岳

对面那座山峰

□ 袁宏

河对面那座山峰高耸陡峭
有孤绝的悬崖，羊肠小道
葱茏的灌木
适宜放牧羊群，牧养眼光
你用木船将羊群泅渡到彼岸
羊从空地跳下甲板
向山峰攀援，寻找生活的出路
河流截断了他们的归途
山崖上，羊群时而低头吃草
时而抬头仰望，时而躺卧反刍
时而继续攀援
与草木为伍，以山石为伴
河面升腾起一缕缕云雾
追赶着羊群，一会儿在山腰游荡
一会儿到山顶聚集
成为大山不可分割的部分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酉阳县委政法委)



□ 邹文彬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江南地区农村水碾房可以说是随处可见。如今水碾房早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，然而，它却深深地烙在了我记忆的深处。

水碾房是借用水利加工稻谷等粮食作物的地方，在水流带动木锤冲击石臼的“碰碰碰”声里，壳壳被碾碎成糠粉，露出光亮的米粒来，然后，再用风车分离出米与糠。

我的故乡蒋坊村是地处赣东北一个杳见的小山村，由于地势较高，周边没有小河，因此也就无法建水碾房。那时候我们村还没通电，碾米要到邻村的水碾房去碾。离我们村较近的水碾房有两处，一处是在枫树苑村，大概四五里路。另一处在蒋坊碑村，大概八九里路，这两个村的村民因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是白天去碾米。而我们村的人要去碾米只能是晚上。父亲每次去碾米都是要排队的，运气好等两三个小时，人多的时候就要等四五个小时。

自打我上小学就开始跟着父亲去碾米。父亲用独轮车推着面筐谷子，一车大概有三百多斤。我在年前用一根绳子拉车，多少能减轻一点父亲推车的负担。到了水碾房后，因为要排队等候几个小时，而水碾房又没有休息的地方，父亲担心我小小年纪吃不消，就叫我先回家睡觉，天亮后再去接他。

独自走在夜阑人静的山路上，凉飕飕的山风不断在我耳旁呼呼作响，心里害怕得像小兔子砰砰乱跳。越是加快步伐，身后越像有人跟着，心慌得几乎要摔跤。这时，我想起了奶奶讲的话，走夜路时要吹口哨壮胆才不会害怕。于是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吹口哨，把所有学过的歌曲通通吹了一遍，回到家时，两腿发软，手心里都是冷汗。这时我就想，要是我们村有机器或者电动碾米机该多好啊！父亲就不用辛辛苦苦劳作之余还要推着稻谷去别的村碾米，而我再也不用一个人担惊受怕地走夜路。

水碾房的变迁见证了时代的变化。不久，我的梦想成真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了每一个杳见的小山村。我们村不仅分田分地包产到户，而且通上了电，村里办起了两家电动碾米加工厂。从此，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去碾米，一担稻谷几分钟就碾完，米和糠分得一清二楚，再也不用人通过风车去扇了。隔壁村的水碾房都被废弃，水车、石臼就慢慢长满了青苔。水碾房也从村里人的记忆中消逝，渐渐变成了遥远的景色。

星移斗转，岁月沧桑，离开故乡已30多个春秋。近日，听说有旅游公司准备修缮水碾房，开办一家农家家具展，将水车、石臼、风车以及犁耙等各式农具放进展室，供游人参观，体味着农家特色生活，水碾房将成为乡村旅游的新景点。

(作者单位：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委政法委)

跟着雪花回家

□ 袁同飞

惊鸿一瞥，时间也上传季节的抖音
北风中，谁能把雪花从身体里——驱散
冻僵的叹息里，温暖的灯火结伴而行

我从风雪中来。云和水在天边呐喊
不远处，谁在古老的串场河边漫步，沉思
一年又一年，岁月在这里沉默，或叹息

像一场又一场雪，时光没有杂念
新年的炊烟，已从空地徐徐升起
雪已融化，请不要惊扰在夜色中回家的人

春月和春风开始徘徊。我跟着雪花回家
黑暗呼啸而去。只有星星的光芒在闪烁
新的一年开始了，希望在脚下，在路上

(作者单位：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)



觅期待

□ 杨金坤

把思念揉捏成文字
镌刻在生命的皱纹里
寒冷的冬日
盘坐在岁月里
纯洁成一个不语世事的孩子
万籁俱寂中
期待一片雪花的来临

乘一片雪花回家
直直的炊烟里
舒展开凝结在眉头的思绪
用一片雪花的角
滴湿窗棂上的麻纸
见一泛黄的煤油灯
正聆听远归的爱音

(作者单位：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)

宣颐斋随笔

□ 王乾荣

那个跳得很欢的孩子

“这个傻孩子……”我自言自语一声。

“人家那叫诚实！”旁边我那位纠正。

入场式队伍91个，队之间距离拉得长长，旗手来回挥舞国旗，队员们频做Pose，手机拍照，挥手致意观众，有女运动员跨在男队友肩上……一队队缓缓走过——得多长时间？行进的队伍两侧，上千个孩子两两相距半米一字排开，跳跃、摆手、领首。笑逐颜开，迎接各国运动员。对于每个队伍，孩子们都露出“初次相

见，热烈欢迎”姿态，让各国各地区运动员，深感北京对他们的热忱。每个孩子都跳得非常起劲。而镜头每划过一位穿白背心、淡紫色裤子的孩子，就见他不间断地跳着，跳得特别高，特别欢实，像要把一颗心掏出来，看得我眼热，不由得说了“这个傻孩子”那样的话——那么长时间，不停地蹦跳，不累吗？受得了吗？我很心疼。

我忽然觉悟到，我看到的是孩子的背影，而场上孩子们穿的衣服大同小异——也许我看到的镜头中的孩子不是同一个孩子，而是不同的孩子，他们都是同样的志愿者，一样地跳着，也许三四个小时前就在鸟巢静候了。总之，我被他，被他们深深感动了。

许老师的镜头所向

在北京电视台新闻里，见识了一位即将退休的许姓摄像师。画面介绍，他的镜头是专门对着观众的。这里的观众都是普通人，不像春晚观众多有来头，即使对着摄像头，也能应付裕如，或者临时调整情绪，露出得体的表情。

许老师已经拍了七届奥运会。这被拍观众，没有一位是出过一分钱的。这么多年，许老师的心，一定紧紧黏贴着观众，与他们心心相印。他的摄像头就一个字：抓。他抓的不是运动员的绝技和昂扬，而是观众的欢呼、脸色、眼神、惊异、感动、钦佩、挥臂、握拳、甚

至跃起，当然也有叹息、遗憾、激愤和不满，一切纯天然自发。他必“秒抓”而稳准狠，把这些镜头传于场地大屏幕。现场观众也许能从中看到自己瞬息变异的尊容；传往各家各户电视上，屏前人也就与现场观众同感凉热；给运动员回放，他们的心也会得到最大慰藉。作为摄像师，许老师虽然无缘抓取运动员的精彩瞬间，但他的镜头却使这瞬间魅力四射。

这个美国记者有点让人意外

有外国教练指责中国不尊重选手人权，称冬奥会防疫隔离条件不佳。(纽约时报)记者麦克尼尔在一段电视节目中说，中国的检疫流程，是从隔离到彻底打破

传播链，以及如何保护医院资源不崩溃。冬奥的闭环防疫，严上加严。中国不断地检测、检测、检测，找到病毒。医院给病人做CT，检查肺部影像是否异常，这给病毒检测起到了很好的前期筛查和辅助作用。采访麦克尼尔的主持人听了他的介绍，不由得感叹，美国民众肯定会把这一段采访剪出来送到各地卫生部门。而美国把病毒检测搞砸了，美国所做的准备与中国天差地别。这段视频在推特上的播放量已近500万。

《纽约时报》对中国，是一贯鸡蛋里面挑骨头的，这次其记者却不得不说了实话。这个麦克尼尔先生，是如梦初醒，还是觉得说假话毕竟只能骗人于一时一事，骗久了就没人信了？

冬奥，我眼中的……